

从林译《李迫大梦》看“笑话小说”翻译的现代性

魏家海

(武汉理工大学外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林译《李迫大梦》既采纳了创造性叛逆式的翻译方法, 主要体现在人物的性格、肖像、行为描写和叙述方面, 这是基于“忠实”视角的一般意义上的轻度偏离, 又使用了变译方法, 主要是仿译、节译、缩译、译述、改译和译写。这些翻译方法有助于揭示“笑话小说”的现代性, 并构建中国的笑话小说创作模式。

关键词: 《李迫大梦》; 创造性叛逆式; 变译; 现代性; 构建

1. 引言

随着翻译的描写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林译小说时下又成了译界的热门话题之一。有些学者(王德威, 2000; 王宁, 2002)提出林译研究要结合翻译的“现代性”问题, 但现有的研究中, 脱离原文、泛泛而论的多, 个案研究的少, 尤其是林纾和魏易合译的笑话小说研究的更少。被誉为“美国文学之父”的华盛顿·欧文的代表作《李迫大梦》(*Rip van Winkle*), 是公认的林译精品。本文从分析译文的叛逆性和变通性两条主线出发, 归纳林译的理论视域, 探讨清末文学转型时期笑话小说翻译的现代性问题。

二、创造性叛逆之译

法国文学社会学家 Robert Escarpit 率先提出“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 指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谢天振, 1999: 137)。这种“叛逆”是基于“忠实”视角的一般意义上的偏离, 尽管其定义难以厘定, 但可视为对原作的常规性和“合理性”背离, 如同经济学上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一样, “创造性叛逆”是对“信”和“忠实”的轻度偏离, 它和“变译”有共通之处, 但变动的程度不及后者。

Peter Newmark (2001) 不仅提出语义翻译 (semantic translation) 和交际翻译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的概念和方法, 而且区别了忠实翻译 (faithful translation) 和语义翻译的区别: 前者不妥协、不折中, 后者较为灵活, 容许译者有一定的灵活性, 而不追求百分之百的忠实, 并且容许译者凭直觉寻求译文与原文的共鸣。Newmark 的“忠实”观大致类似于严复的“信”的标准。因此, “语义翻译”是指灵活性和创造性翻译, 实际上是“创造性叛逆”。许均 (2003: 8) 指出, “创造性叛逆”不仅不可避免, 而且值得肯定和鼓励。纯粹的“忠实”是难圆之梦, 因为“文学翻译从来不是复制, 而是永远的阐释 (吴元迈, 2005), “阐释”意味着对原文忠实性的某种“叛逆”或“调整”。

《李迫大梦》集林纾和魏易的高操的文言翻译艺术之大成, 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们的创造才华、文学底蕴和文化本土化的构建能力。译文相当忠实, 不过, 这种意义宽泛的“忠实”大致属于“语义翻译”, 不是字词之间的简单对应, 而是在深层次之间的超越与和谐, 是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默契配合和创造性发挥。

2.1 人物的性格和肖像描写

原文中人物的性格和外貌栩栩如生, 活龙活现, 译文也惟妙惟肖, 追求神似和美学的功能对等, 令人印象深刻。例如:

His son Rip, an urchin begotten in his own likeness, promised to inherit the habits, with the old clothes of his father.

译文: 子曰小李迫, 性质乃酷肖其父, 袭其父之旧衣, 宛然一李迫也。

此例中 promised to inherit 是难处理的两个词语, 译者并没有机械地译为“有望继承”, 而是灵活地译为“宛然一李迫也”。译文入笔老练, 游刃有余, “叛逆”得反而极为忠实。又如:

Rip Van Winkle, however, was one of those happy mortals, of foolish, well-oiled dispositions, who take the world easy, eat white bread or brown, whichever can be got with least thought or trouble, and would rather starve on a penny than work for a pound.

译文: 然李迫者, 乐天人也, 长日汶汶, 似机轴之上濡膏满之, 渍不能动; 自谓人生度此时世, 平安无忧患事也。食辄不检, 遇其贱而易得者即需为日食, 意受一辨尼之馁甘也, 若

力一金镑之工，则为愈。

此例译文中只有“自谓人生度此时世”为译者所加，eat white bread or brown 译为“遇其贱而易得者即需为日食”，作了泛化处理，属于“叛逆”翻译。但总体上还是很忠实的，尤其是 would rather starve on a penny than work for a pound 译为“意受一辨尼之馁甘也，若力一金镑之工，则为愈”，译得很出色，彻底打破了原文的句法结构，是“忠实翻译”和“语义翻译”的有机结合，可谓“化境”之妙。

总之，人物的肖像和性格描写的翻译再现了合译者和原作者的共鸣和叛逆，译文的文言形式简洁、优美、流畅，流露了译者的诗学观，深受当时读者的喜爱，译者基本上在“水池”中“游泳”，尽量避免“搁浅”或“触礁”，即以大体“忠实”为基础，灵活机动，“叛逆”和“创造”配合默契，构筑了译文的文学世界。译文中人物的“滑稽模样”既有“洋味”又有“晚清味”，是“不土不洋”的混合体。

2.2 人物的行为描写和叙述

小说离不开人物行为的描写和叙述，正如热奈特所言：“模仿即叙事”。（张寅德 1989：284）原文叙事语言具有对事物的模仿功能，在翻译中，译文也应该具有对事物的模仿功能，原文的模仿和译文的模仿应该保持基本一致。Schleiermacher 认为模仿翻译法“由于语言之间的分别（以及很多其他与此有关的差别），唯有模仿临摹是可行之法”，但“原文创造出来的异国情调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历了重大蜕变。[……]模仿者从来就无意要将原文作者与模仿作品的读者扯在一起，因为他不相信能够在他们之间建立任何直接的联系；他仅仅希望能够将作者给读者的印象带给他的读者。”（陈德鸿、张南峰，2000：24）换言之，译文对原文的“模仿”之中既有忠实，又有流变和叛逆，译文中的叙事既有对原文的模仿，又必然产生创造性叛逆，二者可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之中。例如：

In a long ramble of the kind on a fine autumnal day, Rip had unconsciously scrambled to one of the highest parts of the Kaatskill mountains. He was after his favorite sport of squirrel shooting, and the still solitudes had echoed and re-echoed with the reports of his gun.

译文：一日秋高，李迫行猎颇远，至加齿几而山之高处，四觅松鼠。枪发，回响四动，其声续续然。

此例中，译文“一日秋高，李迫行猎颇远，至加齿几而山之高处”基本忠实简练，大体是模仿原文叙事结构。原文的第二句话的前半部分译为“四觅松鼠”和“枪发”，打破了原文的句子结构，重组的译文生动形象，叙述的逻辑性强，“回响四动，其声续续然”是对原文抽象叙述的具体和形象化阐述。译文对原文的理解十分透彻，对原文的拆解和重组自然、切合，不漏痕迹，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全句有模仿，更有巧妙的创造性建构。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林纾对原文的文体风格的把握是认真负责的，在口译者帮助下，译文中有许多地方达到了“信、达、雅”的标准，不仅重神似，还重形似，但没有机械地转换，而是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把高操的写作能力“内化”为翻译能力，译文归化得不漏痕迹，至今还有欣赏的价值。

林译的“创造性叛逆”同德国的“目的论”翻译理论基本一致，后者属于功能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相对主义，强调译文文本的独立性，亦即译文与原文的相异性或叛逆性。为了对目的性翻译的不忠实性施加限制，功能主义学派还提出“功能+忠实”的翻译原则。

（Nord, 2001: 123）林译“叛逆”的“创造性”同“功能”的异质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叛逆”不能完全摆脱“忠实”。

三、变通之译

变通之译（变译）是一种基于“非忠实”视角的翻译方法，它同“创造性叛逆”一样都是创造性的翻译，但它是对原文的巨变或裂变式翻译，变译方法论有助于我们对忠实对立面的描写研究。黄忠廉（2004）归纳和发展的变译策略，如增、减、编、述、缩、并、改、仿等。它是对原文的极度偏离和调整，为研究林纾的翻译提供了有用的工具。变译纳入了忠实标准之外的二维研究，可以发现林译的新价值，藉此可以激发我们对这种文化翻译现象的追问。

3.1 仿译和节译

仿译是指“套用译语的内容或形式，以套用形式为主。”（黄忠廉，2004：101）华盛顿·欧文的 *Rip van Winkle* 现译为《瑞普·凡·温克尔》，林纾译为《李迫大梦》，李迫是典型的中国人的名字，小说名的翻译显然套用了中国古诗中“山中无七日，世上已千年”的神话传说，令人产生联想。这篇笑话小说是欧文的《杰弗里·克雷恩先生的见闻杂记》（*The Sketch Book of Geoffrey Crayon*）中的精品，林纾将该杂记译为《拊掌录》，仿译的是我国宋朝文人邢居实的笑话集《拊掌录》，“实际上也是把此书来比附中国古代令人拍手捧腹的笑话”（邹振环，1996：213），而且这种比附本身就是“笑话”，只不过后者没有故事情节而已。*Rip van Winkle* 一文中，本是欧文假借 Diedrich Knickerbocker 先生生前写的作品，林纾删除了原文的前言和后记，只节译了其中的精华部分，但保留了原文完整的故事情节。仿译折射了译者的主体性和文本间性，显示了译者的比较能力和联想能力。

3.2 缩译和译述

缩译和译述是林译中使用最广泛的两种变译方法，目的是压缩译者认为不重要的内容，以告知读者核心意义和精华部分。在人物介绍、肖像描写和景物描写方面尤为突出。例如：He was a descendant of the Van Winkles who figured so gallantly in the chivalrous days of Peter Stuyvesant, and accompanied him to the siege of Fort Christina. He inherited, however, but little of the martial character of his ancestors.

译文：先烈恒以武功著，而先烈勇质乃不附诸其人之身。

此例中原文有 40 个词，译文用 22 个词就高度概括了，原文中的信息，用缩译法表达了李迫先祖的荣耀而他自己却无勇谋的个性，原文中先祖有关打仗的叙述只用“恒以武功著”寥寥几个字浓缩提炼了。又如：

A large rickety wooden building stood in its place, with great gaping windows, some of them broken and mended with old hats and petticoats, and over the door was painted, “The Union Hotel, by Jonathan Doolittle.”

译文：有高屋踞其地，书曰“合众客寓”。逆旅主人曰曲乃商，亦书名其上。

这是一个典型的缩译例句，原文对旅店有详细的描写：摇晃、木质、开着的窗户，用帽子和裙子堵住破窗，译文只简单译为“有高屋踞其地”，具体的细节荡然无存，客店名称“合众客寓”书写的位置也省却了，“逆旅主人曰曲乃商，亦书名其上”，是译述，译文简短明了，只是少了细腻的审美描写。

3.3 改译和译写

先看以下例子：

At length he reached to where the ravine had opened through the cliffs to the amphitheatre; but no traces of such opening remained. The rocks presented a high impenetrable wall over which the torrent came tumbling in a sheet of feathery foam, and fell into a broad deep basin, black from the shadows of the surrounding forest.

译文：旁行攀萝葛而过，尚欲求洞，卒乃得之；然乱石重叠，非复坦夷，而水声淙淙，即自石间喷出。

此例中原文叙事之中夹有描写，且以描写为主，共计 57 个词，译文仅 35 个词，译文删除了原文的第一句 At length ... amphitheatre，取而代之的是按隐含的逻辑意义和语境意义改译为“旁行攀萝葛而过”，“尚欲求洞，卒乃得之”是对原文的第二句和第三句的提炼加工，属于缩译和译述，原文第三句和第四句是一个并列复合句，其中第三句是一个定语从句，译文用了四个简单句进行了重写和改写，省略了 fell into ... forest（急流跌入周围树荫遮蔽、宽阔幽深的水潭）之中的景象描写，译文总体上是缩中带叙，以改为主。又如：

“These mountain beds do not agree with me,” thought Rip, “and if this frolic should lay me up with a fit of the rheumatism, I shall have a blessed time with Dame Van Winkle.”

译文：自念一睡之功，乃成瘫病，吾妻又将哓哓斥我矣！

此例原文是直接引语，译文变成了自由间接引语，叙事的时间改变了，原文内容除了第一句删除之外，最后一句本是反语，语言很幽默，译文把 blessed 一词改译出了隐含的反义，意义直截了当，但少却了滑稽的韵味。

林译的变译现象，不仅昭示了译者的主体性，而且透露了译者的“读者取向”，在解构原文的同时，试图重建译文的独立世界，通过“断裂”消解、操纵和改变原文的诗学趋向，

构建自己的诗学观，力争获得读者认同其诙谐幽默的风味，而不仅仅是使用了一些特殊的翻译方法。林纾和魏易的变译，建基于以述为主线的文化和诗学改写，目的是赋予翻译小说以“现代性”，满足和适应晚清文学界对笑话小说的需求和接受。

四、笑话小说翻译的现代性

4.1 文学式样的移植和本土化与笑话小说体裁的现代性

在晚清文学和文化转型时期，诗歌和散文仍然还受推崇，小说并不流行，总体水平和地位很低，《李迫大梦》等笑话小说是中国文学所缺乏的文化资源。林纾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小说的文学价值，为了方便当时的读者理解和接受，林纾采取了既移植又改造的手段。承续了一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笑话同西方笑话可以构成对话关系，并通过翻译移植了西方笑话的“小说性”（情节性）和风格的滑稽性，引入了新型小说式样的“异质”性，在译文中保留和内化了原文的幽默模式和语言风格，为本土化奠定了基础。

Even-Zohar 的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内占据中心位置时，译文会注重充分性（adequacy），即尽量忠于原文的结构、内容，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则译文的充分性不足，即为了迁就读者，尽量采用他们熟悉的语言、结构甚至内容，因而牺牲了原文。（张南峰，2000：161）晚清文学主要是翻译文学，西方翻译小说显然处于整个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然而，林纾的译述式翻译，并不注重忠实原文的语言结构，内容也有很多的删改，采取的却是翻译文学处于边缘地位时的翻译策略。这是因为，林纾想以古文作为翻译工具来传承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既译介了西方文学的现代性，又保固了古文“国粹”，可谓一石二鸟，以此创建自己的权力话语。“决定话语形态的真正因素-----是话语的出现是否合乎适宜，是否符合当时的话语纪律和惯例。（马海良，2005：175）”显然，林译对笑话小说的滑稽性和幽默性的变译符合晚清文学话语的“纪律和惯例”，即外国小说移植必须本土化才有生命力。

随着《李迫大梦》等“滑稽小说”的翻译，晚清文学体裁的陌生化开始出现，笑话以情节化、故事性和小说性集一体，林纾通过移植异质文学式样，利用古文改造中国笑话小说，这种体裁的陌生化发展和更新了中国笑话的传统，使文人们认识到了笑话小说是叙述诙谐和滑稽故事的新形式，笑话的“不中不西”特性，改变了人们的文学消费观念，扩大了人们的文学视野，让人们认识到了中国文学体裁（尤其像笑话等通俗文学）自身的封闭性和单调性，以及西方笑话小说的弥补性，为短篇小说创作高潮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4.2 笑话小说叙事模式建构的现代性

林译《李迫大梦》是用独特古文译出的笑话小说，使笑话披上了华丽的外衣，由俗文化跃上了高雅文化的台阶，提升了晚清处于边缘化的“笑话”的地位，使笑话归入了“小说”的门类，为中国“笑话小说”的正式出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情节化”叙事范本。笑话小说的翻译不仅丰富了小说的类型，而且对清末翻译小说的功利性产生了冲击，使人们认识到“文以载道”并不是小说的唯一目的，《李迫大梦》叙事模式的幽默性和娱乐性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有力推动了翻译小说的传播。

以往的中国笑话小说只是寥寥数语，林译笑话小说由于有故事情节，篇幅比较长，这使国人大开眼界。之后，笑话小说纳入作家们的创作视野，倒叙法等叙事方法逐步被借鉴到“新小说”等通俗文学之中，为建构小说的叙事模式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引笑话、逸闻入小说”的创作方法，“协助完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与过渡”。（陈平原，2003：174）换言之，笑话小说的翻译有力促进了文学创作模式的转型和建构。“林译小说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小说样式，对传统小说英雄神魔、状元美人的故事和大团圆的俗套，是一种致命的冲击”。（杨联芬，2004：40）《李迫大梦》译文的叙事结构加剧了这种“冲击力”，建构了新的叙事结构模式，这为我国小说向现代性转型迈进了一步。

4.3“古文”文体的经典性和笑话小说语言的现代性

林纾特别看重自己的古文功底，崇尚韩欧体，深得吴汝伦的赏识，他自己也以古文方面的成就而倍感荣幸和欣慰。钱基博（1983：180）认为林纾的文体“诙诡”、“婉媚动人”，“实前古所未有”。亦即林纾擅长用“婉媚”风格的文体作文，恐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深刻地影响了林译文体的“经典化”。

其实，林译所用的“古文”早已自我消解和嬗变，不是“桐城派”师祖方苞所界定的文体，“至少就不是他自己所谓‘古文’。他的译笔违背和破坏了他亲手制定的‘古文’规

律”。(钱钟书, 2002: 94) 换言之, 他在翻译中的“古文”文体也“与时俱进”, 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现代性”和“古代性”完美结合, 既承继了古文的繁丰、华丽、高雅的传统, 又让自己的“古文”搭上了“现代性”的火车。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瓦代指出: 不要把现代性视为古代性的对立面, 或者把古代性视为现代性的对立面。(田庆生, 2001: 149) 林纾翻译中对古文语言风格所作的改革, 使“不古不今”式的语言结构趋向通俗化和自由化, 更接近平民化, 处于古文和白话文之间的过渡性文体, 是书面汉语现代性的启蒙阶段。

难能可贵的是, 他译文中的“诙谐”包容了笑话小说的诙谐性和幽默性。他的这种“包容性”是用浅近的“另类”“古文”获得的双重效果, 即“为自己既追求‘新’(其中还有巨大的经济利益), 又保持古文家尊严, 找到了最稳妥的空间”。(杨联芬, 2003: 94) 林纾在追寻文学“现代性”的道路上, 既挖掘出了“古文”与小说的“同一性”, 又发掘并译出了西方小说(尤其是笑话小说)文体的“相异性”。林译笑话小说既保持传统“古文”文体的经典性, 又进行了通俗化的改革, 促进了中国小说语言的现代性演变。

五. 结束语

林译《李迥大梦》, 既是忠实翻译, 又是变译的产物。笑话小说的翻译体现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和变译观, 译文的古文体在文体、体裁和叙事模式方面都显示了翻译的现代性, 为中国小说的兴起和发展做好了铺垫。

参考文献:

1. Newmark, 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 Bassnett, Susan & Andre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3. 华盛顿·欧文. 著. 林纾. 魏易. 译. 拊掌录[T].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4. 吴元迈, 高玉. 文学翻译研究与外国文学学科建设——吴元迈先生访谈录[Z]. 外国文学研究, 2005, (1).
5. 谢天振. 译介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6. 张寅德. 编. 叙述学研究[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7. 陈德鸿、张南峰. 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 香港: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00.
8. 杨联芬. 晚清至五四: 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9. 杨联芬. 中国现代小说导论[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4.
10. 钱基博. 林纾的古文[A]. 薛绥之. 张俊才. 林纾研究资料[C].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11. 钱钟书. 林纾的翻译. 七缀集[C].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2002.
12. 陈平原.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3. 黄忠廉. 科学翻译学[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14. 邹振环.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6.
15. 王宁. 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化现代性[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1).
16. 王德威. 翻译“现代性”[J]. 王宏志. 编. 翻译与创作[C].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7. 韩洪举. “林译小说”对中国文学语言演变的贡献[J]. 明清小说研究, 2005, (4).
18. 许均. 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 中国翻译, 2003, (1).
19. 马海良. 后结构主义[A]. 西方文论关键词[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20. 田庆生. 译后记[A]. 伊凡·瓦岱. 文学与现代性[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Modernity of “Joke Short Story” from *Rip van Winkle* Translated by Lin Shu and Wei Yi

WEI Jia-hai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of *Rip van Winkle* by Lin Shu and Wei Yi adopts the method of creative

betrayal, which reveals in the description narration of antagonist's character, portrait and behavior. The relatively slight deviation is based upon the perspective of "faithfulness". The translated text also applies the methods of imitation, extraction, condensation, narration, alteration and rewriting. All these methods contribute to the modernity of "Joke Short St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riting model of Chinese Joke Short Story.

Key words: *Rip van Winkle*; creative betrayal; variation translation; modernity; construction